

与很多人一样,我很久没有看时尚杂志了。前几天去大隐书店参加作家陆梅《通往自己的路上》新书发布及分享会,先在书店里浏览一番,领略书报业行情,如今报刊门市部这种陈年古董样的名称只出现在回忆录中,大大小小的邮局有订书报的柜台,但已无以前陈列得满满的报刊架,其实订报刊也是看脸的,不能节约成本。

在大隐书店书报亭浏览,突然发现时尚杂志封面出镜模特男人多于女人了。惊回首,上世纪90年代我工作的杂志曾想用男模特上封面,被邮局和印刷厂的人坚决阻止。这样的情境想起来好遥远呀,当年杂志的印数全靠邮局在自己蜘蛛网似的网点卖力推销征订,全国几亿潜在读者呢!当年邮局小伙子权力不小,报刊社请吃饭求教,遂指点封面人物三要素:女明星、年轻漂亮、正面正视。我们是家小杂志,封面摄影供稿方牌儿也不大,好不容易搞到张符合条件的照片,开印之前还得战战兢兢去让邮局大佬通过一下。记得那张男模特照片被否决时,他们怪叫道:卖勿脱卖勿脱,啥人要看男人啊,依脑子坏脱啦,下个印数跌下来勿要怪阿拉!……封面模特对于时尚杂志发行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下是青年类修养杂志入不了时尚圈,可月发行量到18万册后压力大了。除了考虑内容,每月最愁封面照片,我经常去书报摊看人家新出刊的封面。说实话好照片是要花钱买的,小刊物开不出高稿酬,我们封面用照往往是摄影师拍其他大项目时顺带拍的,或者是人家时尚杂志挑选后的图片,抑或是刚刚出道的小演员,

托人死活要上封面。有一期杂志内页全部印好,封面图片是真的要“开天窗”了。杂志社对面有家发廊,一位洗头妹长得相当漂亮,青春的慵懒相很迷人,她没事时爱透过玻璃向外张望,我用手指一框,断定是张极好的封面图。于是去洗剪吹,怂恿洗头妹给我们拍封面照,双方不用给钱。我让她自己化好妆,带上衣服,领她去摄影棚,那位摄影师因为已好久拿不出符合我要求的好照片,苦笑着答应拍摄。那天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人拍封面照片,才知道那么难。我觉得洗头妹五官精致,唇红齿白,各个角度都很好看,可是摄影师很不满意,一会儿让低头一会儿让抬头,还吩咐嘴唇做O字形,分明很不自然。隔天送照片来,洗头妹看上去那么呆滞、僵硬,挑不出一张满意的。摄影师两手一摊,我只得眼睛一闭选了张送印刷厂上机,已经没时间再折腾了呀!

上世纪90年代是报刊杂志书籍出版发行的黄金年代,畅销书报刊满天飞。大牌杂志风起云涌,商业与时尚紧密相连,秀场上的模特儿风光无限。而我们的审美被眼前所看到的牵着鼻子走,流行的就是美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念令人担忧。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国际秀场上出现中国名模时的惊讶,那双招牌眯细眼和厚嘴唇、黑头发组成的时髦女性确实非常亮眼,也确实是一般中国人接受不了的审美。暑假,我家钟点工小陈邀请我去绍兴乡下玩,推门就见她大女儿长得与眯细眼一模一样,在

终于夺冠了!而且是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六十岁组的冠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过,说我来本来就是冲着冠军去的,不敢想,也不敢讲。你说,一个搞电视的,想拿全国冠军,开啥玩笑呢。

然而,玩笑归玩笑。冠军,真被我笑纳了。冠军梦想,自我六岁时就有。儿时的我,既不争气、也不争“体”——长不高,初三才一米五。“小四海”的浑号,至今还在复旦国权路的上空,阴“浑”不散。骨瘦体弱、力量不足的我,属于没前途扶不上墙的泥巴。教练看不上,自己也无力。少年美梦,还看阿Q:好歹是块泥巴,万一遇上好瓦工呢?

三年前,机缘巧合,时隔三十年,我又走进了老领导家的书房。不是偶遇,而是重逢;以为乒乓,却是书法。见过我打乒乓的他,说印象不深。但对我的钢笔字,独具慧眼,说,你写毛笔字,一定好看。于是,念起即觉、拿笔就写的我,隔三差五地往他书房里跑,顺理成章他也成了我的书法师父。篆楷行草,样样在行,书法作品,塞满抽屉挂满墙。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张一幅,足以尽情欣赏。时常快然自足,不知饭点已至。匠气十足的他,仍旧“烟火气”十足。一看点来的菜不合胃口,一语不发进厨房。不一会儿,一盘滋滋喷香的煎牛排上了桌,说,吃了有力道,好打世界冠军。

说来神奇,我这位书法师父,既不言传什么笔法,也不身教怎么临帖。仅一句话:人能

乡下没有人管,又懒又馋读书成绩一塌糊涂,小陈准备将她领到上海一同做钟点工。我呆呆看着姑娘的脸,张了几次口提不出其他建议。漂亮的脸蛋不出大米,相同的眯细眼,头脑里装的东西不一样,结果天壤之别。能够登上国际T台的绝对不是只靠长相,即使你赢了第一眼。

本来是要讲性别审美消费动向的,才开了一个头,发现力不从心,这事得换经济圈、时尚圈中人来详谈。乾坤大转,如今纸质时尚杂志已经淡出大众消费圈,世界品牌的风向标早已转移,被广告大佬看中的媒介,再不是那一本本沉沉的只能捧在手里阅读的纸本刊物,而是网络视频、直播、公众号、自媒体,哪怕是一只蚊子,只要它嗡嗡得足够吸睛,资本的鼻子比狗灵多了。



夜光杯



桃之夭夭 (中国水墨) 杨正新

冠军,是怎样得来的

吴四海

定其心,何事不可为——“四海体”,写下去!“乒乓泥巴”,在“老瓦工”的眼里,难道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会写字”的人?我本无意“作字先作人”。但恰恰,书法的机巧与神韵,历来靠心悟,哪有以耳闻?

这三年,居家多了。除了写字、翻译书,就是强体、练发球。窗明几净,喧杂全无,铺纸挥毫,写我眼底之天地;搭台挥拍,练我胸中之乾坤,日子哪得不佳?乒乓与书法,成就了我的活法。书法,以为是静,其实要有气势、果敢之力。乒乓,看似在动,若无静气定力、含忍之功,照样心神涣散,不攻自破。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字方能尽其美;心能转身,手能转拍,球无往而不胜。

参加第七十五届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六十岁组决赛,是我疫情后的首次赴日。熟悉又陌生,期待也担心。一百多位选手从日本各地齐聚东京,都是各个道府县的前三名高手,我是唯一受邀的外国人。东京体育馆,场面宏大,局面严峻,淘汰赛制,输球走人。首日,两个三比零取胜,把两位外地高手打回老家。翌日,上午11点开打,一小时一场。要打进冠军决赛,需连赢三场。决赛日,正巧是我书法师父耄老的八十华诞。欣逢佳日,来

走进洛阳地界,一个美术爱好者有两块宝地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是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一个是曹植、顾恺之笔下的洛河。

卢舍那是佛陀在人世间的现身,那是一种对净土向往却不能企及的仰望。而由曹植、顾恺之强强联手的《洛神赋》让人类看到了天上人间,人神交往的情景和可能。

这次去洛阳,在朋友家的高楼之上,俯瞰洛河。烟波浩渺中,我看到了曹植和女神宓妃幽会的小树林,也看见了顾恺之描绘的五彩祥云。

1800年前的黄初三年,才子曹植在此地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等华丽的辞藻穷尽了一个男人对女人最肉麻的奉承。此情此景虽然可歌可泣,只可惜女神看走了眼,才高八斗的曹植是个渣男坏货,居然怀疑女神的用心:“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幸好有女嫫一声呼啸,女神乘着“爱马仕”云车走了,只剩下灰仆在风中凌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得到时不稀奇,失去时才是心中的最珍贵。

得正好。得个冠军金牌,遥祝做寿,不亦乐乎!信心满满,志在必得。邀我赴日参赛的组委会主任尸塚先生,笑容可掬地小跑过来:听说你打进了前十六,前日本乒协主席、世界冠军木村兴治先生要来看你比赛。哦,来得正好,赢球的砝码又加重了!两个三比一,挺进前四。其间,每赢一场,尸塚总是一成不变笑容可掬地小跑过来,说了两遍:木村还没到。“你的意思是,四进二,二进一,为了木村,我必须夺冠?”“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尸塚先生甩了我一眼,转身离去。其实每赢一场,我都会不自觉地望一眼主席台。不是张望与失望,而是每望一眼,就会燃起对夺冠的渴望与希望。

半决赛,我艰难翻盘,三比一,把本届2号种子、前五十岁组的冠军掀翻了。下场休息,静等决赛,“该你出场了!”突然,耳边响起尸塚的催场声。走进球场,他扬手一指,你看!坐在主席台上的木村先生,正用力向我挥手。我也使劲挥舞双臂,俨然已凯旋的气势。偌大的球场,遥相呼应,这无言的一幕,像极了电影场景。最终,三比二,起死回生无比艰难地击败本届1号种子、现六十岁组全日本及亚太元老赛的冠军,我得金牌!

是日晚,木村先生赶来参加既是我临时场外教练又在新宿开饭店当老板的虞力先生为我操办的庆功宴。我问木村:“您是为了让我夺冠,存心迟到的?”“你已得冠军啦,还有啥话好说的?!”——哈哈,人间最美是默契,夺冠尽在不言中!

繁花落尽终成空,空到尽头忆繁花。这次的洛阳之行,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洛阳朋友家里最豪华摆饰不是金银玉器,而多是佛像雕刻,墓志碑拓。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曾经过璀璨的繁华,许多古物俯首可拾。正因为古物太多,所以散失破坏也多。这些个状况,引起越来越多的洛

阳儿女以重现魏晋风流,重振汉唐文化作为己任,担当在肩。

带领我们游历的是一对洛阳姑嫂,弟妹是上海人,洛阳媳妇。打扮时髦,起了个洋名,我是26个离母不全的英盲,实在拗口,直呼她“席琳迪翁”。姐姐是洛阳人,新上海居民,艺名一冰。她以擅写篆字见长,我戏称她为“爨妹子”。《爨宝子碑》是由隶书演化为楷书时期的一种书法风格,它既不像隶书,也不像楷书,结字稚拙质朴、俊逸奇险。一冰借用爨字之形,行当代艺术之道无疑是险上加险;无限风光在险峰,“爨妹子”玩的就是心跳。从小在卢舍那大佛脚下成长,在洛河文化浸润下的一冰,以她的书写,努力向黄浦江畔的人民传播洛河文明的光辉。

“席琳迪翁”显然喝过黄浦江的水,又喝了洛河的水,纤柔的江南女子染上了北国大妹的飒爽。那天,她带着我们上海一帮画家朋友去龙门石窟研究院做客,研究院的史院长不但好茶招待,还专门派了一位“网红”讲解员陪我们参观,这位讲解员可不是一般专职讲解员。她是一位青年学者,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在龙门石窟研究领域已颇有建树,现在是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她叫任凤霞。但向游客观众讲解龙门石窟只不过是她热爱的志愿行为。丰富的历史知识,通俗生动的讲解,年轻秀美的形象使她成为龙门石窟景区最受欢迎的网红讲解员。

卢舍那大佛的脚下,游人如织。任凤霞特地向我们介绍了瞻仰大佛的最佳位置,卢舍那宏伟庄严,慈眉善目,俯视众生……突然间我发现任凤霞的眉心有一颗痣。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青年学者,不可不谓是缘分。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她微微一笑,谬赞了。

洛水之滨,那里有爱情,有悲欢离合,有人间烟火,有生机勃勃……龙门山上,那里有神仙,那里有佛祖,那里有五千年的文明,有生生不息……

要说自己如何“传承经典”还真不容易,有难度,因为平时对自己的标准定得并不高,很随意,也许只有结合创作经历,才可能会谈出点内容。我从上戏毕业,分进上海油雕院,属于体制内,在从事主旋律创作的同时,又常常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所以创作一直摇摆不定,要真正做到传承经典是极不容易的。我回顾自己,当年在油雕院其实是水土不服的。虽画过很多大创作,但在当年各类展览中,基本落选,说明主旋律的创作规律并不好拿捏。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画了成名作《我轻轻地敲门》,好像有点希望,但最后还是照样落选。

我画的是清末民初海上四大家——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蒲作英,我超越时空去拜访他们,但巧妙的是我并不在画内。好在那个时期已是改革开放的前夜,我的这件作品很快就被列入中国当代美术史中一件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

我举自己的这件作品为例子,想说的是:经典是需要特立独行的历练、忍辱负重的坚持,以及哲人般的见解。后来,我的运气开始翻转,作品屡屡在各重要展览中获奖,比如:

《一次义演》《寓言》《工作室》《钢琴系列》等等,问题是那些创作题材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依然是很个人化的,和年轻时落选的一些作品在思路上其实是一致的。我就思忖,一:主旋律应该是多元的。二:我的创作风格受惠于经典。

反正这是一个长期化的严肃主题,需要自己去反复揣摩。记得当年评上海青年艺术十佳活动,是由上海各大新闻报刊联合举办,由专家和市民共同投票的,结果在美术领域我胜出,我的感受是:还是要把坚持经典作为试金石,靠作品去沟通心灵。

我是从五十岁开始从事历史画创作的,因为这一块是国家重点打造的文化创作项目。记得当年上海美协为了出成绩,尽量多争取些选题,于是让我一下子画了五幅草图拿去北京送审。结果五幅全中,从此开始了我长达近二十年的历史画创作。

我想依次简述一下自己的一部分历史画作品:《大先生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我画鲁迅先生,尽量避免概念化、说教

化,而是让鲁迅融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对他的伟大人格塑造上也尽量平民化,加上坚持个人幽默诙谐的技术风格。后来我又陆续画了一批鲁迅题材的创作,终于为大家所认可。

《司马迁和史记》,这张画我吸收了中国画传统大写意的风格,强调书写性。同时还必须提及对我有帮助的几位:严厉的考古学家孙机的纠正,饱学的许江诗意的指导,主持人冯远信手画了一个“阙”让我放进画里。所以在这幅画里,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承经典。

《明·大国士徐光启和农政》,我注重画面的环境设计,摆设考究,硕果累累,画出泱泱朝廷一个科学的议事堂。洋人利玛窦,中式打扮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徐光启的刻画:他目光炯炯但下眼睑略显浮肿,潇洒地摆袖端坐。

《战国》,是我首次直面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场面,是军事题材的创作。战马,战车,火光,泣血的官兵,刀光剑影,战旗猎猎。

《马可波罗》,这件作品的小草图

画得非常漂亮,后来被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收藏展放大录用。值得一提的是,我没有画杭州州府,而是故意选择画西域甘肃一带有石窟佛像的道路,有元朝守边的将官和南来北往的各国商旅。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邀定件。虽然这是一个创作任务,但我已决定用外国博物馆里同类作品的作画方式来进描绘,比如欧洲大型经典绘画里古典光芒的运用。我以为一个艺术家,应该自觉守道,对经典始终保持敬畏。

大型上海历史画《爱因斯坦在上海》,我认为这是在上海滩开埠的故事中,有资格写进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但遗憾的是鲜有人关注。于是我通过描写爱因斯坦,来把那个开埠不久的上海滩,一个典型的传承细细刻画出来。

林林总总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切题,但传承经典是个大课题,路还很长。

长衫旗袍、琵琶三弦、吴侬软语的说唱艺术和江南的景、江南的茶是密不可分的。

名家与经典

责编:朱光 沈琦华